

在武裝衝突發生地區的村落，卻因村人遭受暴力或聞鄰村發生暴行的消息，遂大起恐慌而全村逃亡。有些難民身受重傷，據所獲消息，他們便是葡萄牙人暴行下的受害者。

一三二. 在這種情形之下，委員會認為軍事手段不能重新建立永久的和平，因為這種手段並不能把最近動亂的基本原因消除，反而祇會使怨恨日益加深。目前所需要的是立刻把態度改變，不要去依靠暴力，而應順應民心，努力尋求和平與公道的解決。

一三三. 葡萄牙政府曾表示已推行某些改革措施，可是大家都懷疑以葡萄牙人過去的紀錄來看，他們是否真能發動這種改革，尤其因為它至今還主張必須在安哥拉維持現狀，即使施用武力亦在所不惜，而且相信五百年前可行的辦法亦可行於今日而對於二十世紀非洲新時代的曙光，猶熟視無覩。現在唯一真正的希望，就是里斯本政府能把思想根本改變，從事改革運動使所有人民的基本人權，都可獲得保證。但若葡萄牙人一定要說決無可能屈服，而且照他們的想法，即使屈服是可能的事，他們也決不肯造成這一局面，~~葡萄牙人一定是說決無可能屈服的悲慘情勢，便很可能從此繼續下~~即使屈服是可能的事

一三四. 根據最近發展的一個報告：

“人都以為近數月來震動全安哥拉的攻擊事件發生以後，葡萄牙人會創制若干徹底的改革。可是觀察者無論如何總看不出葡萄牙人有承認過失或着手改革的模樣。事實是強迫勞動不特繼續執行，而且近數星期來，還變本加厲。政府在羅安達和南安哥拉到處驅集成千成萬的‘志願’工人(voluntarios)，從事收割咖啡的困難工作。它仍堅持祇有葡萄牙人深得殖民之道。這就是安哥拉的悲慘故事；這個故事是以直接的消息和目擊者所述為根據的。”

一三五. 末了，我們要對波蘭和保加利亞提出決議草案的努力，表示感激。我們可以誠懇向該兩國奉告，這件決議草案一定會獲我們政府的審慎考慮，而且我們也相信多數亞洲和非洲國家亦必如此。

一三六. 主席：我的名單上已經沒有別的名字了。在未休會前，我想再請凡欲發言的大會代表儘速報名。這就可免本人須於下星期召開晚上的會議。明天我將宣佈發言人報名截止的日期。

午後五時四十分散會

## 第一〇九〇次會議

A/PV 1090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七日星期三午後三時紐約

主席：Mr. Mongi SLIM (突尼西亞)

### 議程項目二十七

#### 安哥拉之情勢：大會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所設小組委員會報告書(續前)

一. 主席：在請名單上今天午後的發言人說話以前，我要宣佈依照我昨天所提的建議[第一〇八九次會議，第一三六段]，本項目的發言人名單將於一月二十二日星期一午後三時截止。

二. Mr. NGILERUMA(奈及利亞)：自從葡萄牙加入這世界組織之後，安哥拉的情勢便經常成為國際社會嚴重憂慮的根源，十年於茲。而且，它也是以往六年聯合國各機關議程上經常一再出現的一個項目。

三. 本大會的各國代表對於葡萄牙政府對它與殖民地的關係——它喜歡將它的殖民地，尤其是安哥拉指為是葡萄牙的海外行省——所根據的基本假定，已知道得太清楚了。葡萄牙人根本認為他們在安哥拉像在其他的地方一樣有一項灌輸文明的工作要完成，而這就自然而然引起他們的錯誤觀念，以為凡是他們所移居的地方便有兩種等級的公民：文明的葡萄牙移民及不文明的大眾土著人民。這些少數的“頭等”葡萄牙公民始終相信他們天然的勝過“二等”土著公民。其次，葡萄牙人一向迷於空虛而感情用事的希望，想要在非洲的大陸中心建立一小葡萄牙，那裏的非洲人會認為他們祇是葡萄牙人，並以為他們的國家祇是母國葡萄牙的一個海外行省而已。葡萄牙人如此的熱中於這種想望，以致據說連沙拉查博士本人也有一度說，葡萄牙的同化主義是如此的切合實際，以致在所有各種族

人民都要行使他們自決權的自然合法願望所產生的全非洲政治動亂風暴之中，這個主義將成爲磐石使葡萄牙能順利應付非洲民族主義不可抗力的打擊；而且說到時候便會發覺安哥拉的全體人民都會向葡萄牙的一邊靠攏。我幾乎可以不必說明，這是徹頭徹尾的自我陶醉，而且這是和悲慘的殖民主義歷史的當前趨勢完全不相干的。

四、第三，說安哥拉是葡萄牙的海外行省顯屬謬論。這是從一項爲若干殖民國家所一致同意的虛構法律公式而來的，而且對大會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五日的決議案一五四二(十五)是一個直接挑戰，該決議案宣佈安哥拉是符合聯合國憲章第十一章規定意義的非自治領土之一。這些便是葡萄牙管理安哥拉的政治、經濟、社會及教育政策所根據的主要假定，也是這許多年來在安哥拉不斷演出的悲劇的根本原因。

五、因爲葡萄牙政府所虔誠信仰的得意的主義是要完全同化殖民地，其結果將使這些殖民地人民失去本國國民的身分，所以就葡萄牙而言，這些領土的自決權自然決不可能。正如今年有一位安哥拉的美以美會傳教士一度所說的：

“葡萄牙人相信安哥拉就是葡萄牙。他們並不承認安哥拉是一殖民地，而是整個葡萄牙的一部分。葡萄牙人相信大多數——他們從前一向說是全體——非洲人都認爲他們本身是葡萄牙人，對葡萄牙的統治表示滿意，並忠於政府。照葡萄牙人的意見，非洲人並不要獨立。一切政治活動都被認爲是表示受外界、外國、共產黨徒的支配。葡萄牙人相信他們是唯一知道如何從事正當殖民工作的人。這已變成他們的一種宗教性的運動。他們深信經過緩緩的演進——可能還要經過幾百年——非洲人便將完全受葡萄牙文化的‘同化’。”

六、因此，葡萄牙的野心是要永遠統治安哥拉的人民。從安哥拉情勢問題小組委員會報告書所摘的下面一段——也就是從沙拉查博士本人於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對葡萄牙國會發表的演辭所引的話——便證明葡萄牙政府確實相信這一切：

“世世代代的慣常待遇已逐漸促進並鞏固了當初所預料到的團結。因此，它並不是政治或法律上的虛構，而是憲法所演變出來的社會、歷史事實，對現在想致力於解放葡屬非洲的人發生了極嚴重的困難。他們來的太遲了，因爲工作已經完成。此項團結既不容轉移、分裂更不容放棄。全民

投票、複決投票及自決等法律性的姿態也和團結的體制格格不入。”〔A/4978，第三八六段。〕

七、本大會的代表們不必由我去提醒便知道此種態度不但違反大會關於依憲章第七十三條(辰)款規定遞送情報的決議案一五四二(十五)，且也構成對該決議案的直接挑戰。該決議案明白確認渴望獨立乃是受殖民統治人民的正當願望，而拒不承認其自決權則爲對人類幸福及國際和平的威脅。而且一如我剛纔的指出，本大會業已宣布安哥拉便是此種領土之一。

八、葡萄牙的同化主義對安哥拉人民所造成的影響殊爲悲慘。人民組織政黨的權利竟不予承認。凡是企圖從事此種有益無害，且正當的起碼政治活動的人一概被認爲是共產黨的搗亂份子，被迫亡命國外或被驅入地下。因此，人民完全無權參加地方政府與國家階層的政治活動。

九、經濟部門呈現同樣可怕的現象。照葡萄牙可惡的政治主義，安哥拉的經濟完全是配合支持葡萄牙的經濟的。除非和葡萄牙的產品沒有競爭之虞，否則任何工業都不得增長，而且，雖然安哥拉是沙拉查政府收入的主要來源它也並不鼓勵土著人民採取主動。因此安哥拉的公私經濟部門完全受葡萄牙移民的控制，而土著非洲人則永被淪爲劈柴挑水的苦工。他們所分配到的是天授的本國土地之中的最貧瘠的部分。他們血汗製造出來的產品也由所謂母國去決定價格。人民被壓迫性的經濟措施變爲赤貧之後，每年均以欠稅人的身份大批被徵爲不人道的情形之下的強迫勞工。由於這些勞工辦法的結果，葡萄牙發現連它所簽訂的勞工公約都難得有一件甚至沒有一件可不經修改而照原樣適用於安哥拉。

一〇、因剛纔所概述的政治經濟措施而造成的情勢顯然是一種爆發性的情勢。但是，因安哥拉有五種等級的公民並存，而且其中絕大多數的公民都屬於社會階級中的最低一級，其所造成的情勢也同樣的有爆炸危險。這些最低級的公民當然就是構成全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土著非洲人民。而要以比奴隸更不如的方式去當奴工受徒刑者，正是這些人民。必須攜帶通行證方式的身份證者，也是這些人民。在國內行動自由受到如此嚴格限制者，也是這些人民。最後這些人民在司法行政上所受待遇在書面上已經够壞了，而實際上則比壞的政策還要壞，而且這兩者之間有莫大的差別。

一一. 葡萄牙政府的教育政策以造成葡萄牙化的非洲人爲目的,他們爲了要被當作文明人看待,對每樁事情都得用葡萄牙人的方法去思想去做事,因爲社會結構也是以文明的葡萄牙移民與不文明的土著人民之間莫須有的區別作爲根據的。在這時候去檢討一下葡萄牙人對文明的見解,並按照是非觀念未被歪曲的世界各地人士所知的文明裏看看葡萄牙自稱應被當作文明國家看待,這種說法是何等的脆弱或許可以得到有意義的了解,亦未可知。對於殖民地人民的合法願望,不但不以合理的讓步妥協,去取得他們的合作,反而加以極端的鄙視,難道這就是文明工作的一部分嗎?難道繼續屠殺消滅安哥拉人民而不聽從正義的呼聲去向殖民地人民必然進化的趨勢讓步,也是文明國家的本份嗎?竭力要用有疑問的教育政策去使整個國族成爲外國人,而不教育他們如何在自己的天然環境中去適應生活方式,可以說是文明觀念的本質嗎?大家都知道葡萄牙法律上的文明人的定義是將所有的白人、黑白混血種人及能說能讀能寫葡萄牙文而過“西”式生活的黑人都包括在內。如果這就是葡萄牙的安哥拉政府對文明的見解,那麼絕無疑問,本世界組織就當然完全有理由要對不幸的安哥拉境內的事件經常表示關切了。

一二. 正當葡萄牙政府對它開化非洲的工作還在一味存有妄想的時候,大多數甚至所有的其他殖民國家已都在自動迎合潮流。它們確認所有民族均有聯合國憲章所揭櫫的自決權。整個非洲大陸上正有更多的民族在受到解放而擺脫外國的統治,在聯合國中獲得他們的正當地位並完全控制他們的內政。所有這些地方的經驗莫不證明種族合作在當前國際事務上是一個具有更大力量的因素,遠勝於目前葡萄牙政策所含的破產落伍的種族優異自大主義。這些發展是爲大家有目共睹的,但是葡萄牙卻故意拒不注意危機迫在眉睫的預兆,真是可悲。

一三. 因此,正如大家所料,安哥拉人民很灰心地看到他們要臻達獨立這個珍貴目標的希望似乎一天比一天渺茫;而近幾月來在安哥拉境內所發生的武裝衝突無非祇是對葡萄牙壓迫政策普遍深表不滿的情緒之表面化而已。安哥拉人民覺得已到了積極行動的時候,而後來隨着羅安達監獄事變而發生的野蠻報復舉動以及一九六一年第一季在下卡桑吉的公開叛亂,則使安哥拉人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公開衝突乃是無可避免的。被殺死的安哥拉人成千成萬。無辜的公民死於迫擊炮火與機關槍之下。整個村莊都被掃蕩一空並

炸成灰燼。全球的新聞界人士都不准進入安哥拉。關於葡萄牙人在內地暴行的消息一概不准傳出。

一四. 大家應從這一方面去看大會與安全理事會所通過的各項決議案。聯合國已不可能漠視每天自安哥拉不斷傳來的使人不安的消息。大會在其第十五屆會所通過的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中鑒悉最近安哥拉之騷亂衝突業已造成居民的生命損失,長此以往,足以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維持。大會在同一決議案中察及全世界未獨立民族爲求自決與獨立而擾攘不可終日,至感關切,並表示大會深知若不及時迅速採取有效之行動以補救安哥拉境內非洲人權利所受之限制,實足危害國際和平與安全。而且,大會還在這決議案中,於覆按若干以前的有關決議案之後,促請葡萄牙政府迅速考慮在安哥拉充分尊重人權與基本自由,依照聯合國憲章採行措施及改革以便實施大會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安哥拉情勢問題小組委員會便是依照這件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日所通過的決議案的規定而成立的。安全理事會的一九六一年六月九日決議案<sup>1</sup>也重申這件大會決議案的內容。該安全理事會決議案請安哥拉情勢問題小組委員會立即行使其職權。安全理事會決議案並特請葡萄牙政府以各種便利給予小組委員會,俾能迅速完成其工作。

一五. 因此,大家原可真正希望葡萄牙政府會抓住這決議案所給予的良好機會,去消除關於施行暴政,壓迫民衆及規模之大等於是殘害種族的大批殺人行爲等普遍的指控。可是葡萄牙政府不此之圖,反而還採取顯屬消極的態度,除了請小組委員會主席“以私人資格”訪問葡萄牙這種毫無意義的姿態之外,完全拒與小組委員會合作。然而安哥拉的弊病所需要的是小組委員會到安哥拉境內去作實地調查,並不是主席到和發生事情的實在地點相距幾千哩的葡萄牙去訪問。若說葡萄牙所採取的這種態度使人失望,這當然是最客氣的話了,而且大家一定逃不了當然的結論,認爲葡萄牙在安哥拉的管理顯然有許多要隱瞞的事情。葡萄牙政府不但以極端侮辱的態度漠視大會與安全理事會的決議案,不但故意冷落安哥拉情勢問題小組委員會,而且安哥拉境內的集體無理逮捕與屠殺也反而變本加厲,其悲慘的結果便是據各方估計一九六一年二月至五月間被殺的安哥拉人數在三萬與三萬五千之間,失蹤的也有好幾千人。

<sup>1</sup>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十六年,一九六一年四月、五月及六月份補編,文件 S/4835。

一六. 因此, 奈及利亞代表團經慎重考慮之後, 認為重新評估安哥拉情勢的時候已經到了。我們認為安哥拉的無數生命的喪失不應當聽令長此繼續, 不加阻止。我們深信如果讓這世界各國的大會的權威長此被人嘲弄而不予懲罰, 一定是很不祥的事。我們認為聯合國不應當在沙拉查政府本身表示準備脫離本組織的時候採取消極姑息的態度。最後, 我們認為一方面其他各國儘管保證恪遵本組織所根據的神聖原則卻迄未能加入為會員國, 另一方面一個政策與慣例和本組織所抱的理想完全相反的國家卻可托庇在聯合國下面, 決不能說是合理的事情。

一七. 奈及利亞代表團覺得如果用最強硬的措辭去譴責任一國家的必要, 現在便是要對葡萄牙作這樣的譴責的時候。聯合國已經一再重申安哥拉人民要獨立的希望是一個合法的國族願望。我們也曾用堅定的語氣宣佈聯合國接受一切民族的自決原則, 不論種族、膚色或宗教, 人人都同樣有權從外國的統治之下求得獨立, 並在其領土疆域內享有無限的主權。葡萄牙的同化主義是一個不能持久的主義, 正如安哥拉是葡萄牙一部分的主義也一樣勢必失敗, 因為它是以法律上的妄想作為根據的。這無非是今日仍然存在非洲大陸上的最惡劣的殖民地制度的改名偽裝而已。

一八. 對於葡萄牙目前安哥拉殖民地政策所造成問題的主要根本性質, 決不可有任何錯誤的認識。葡萄牙堅持絕對的態度認為安哥拉不但是而且必須一直是葡萄牙的一個完整部分。它堅主不能談判安哥拉的地位, 並進而將所有談判安哥拉地位的門戶都關閉了。

一九. 正當非洲的葡萄牙殖民者的歐裔夥友在和平脫離並放棄殖民地的時候, 葡萄牙居然還在拒絕考慮或談到離開安哥拉及其他非洲殖民地的可能性。實際上葡萄牙就是在說對於它的非洲殖民地是沒有辦法要它和平脫離的。

二〇. 美國故國務卿 John Foster Dulles 曾在一九五〇年出版標題為“戰爭或和平”的一書內寫明說“和平改變的可能性便是和平的基本先決條件”,<sup>2</sup> “因為我們相信如果我們對於一切改變都要加以阻撓, 那便會發生兇暴而劇烈的改變。”<sup>3</sup>

<sup>2</sup> John Foster Dulles, *War or Peace* (紐約, 麥米倫公司, 一九五〇年), 第二六四頁。

<sup>3</sup> 同上, 第十八頁。

二一. 這正是今日安哥拉的情形。而且祇要目前葡萄牙的政策長此不變, 同樣的強烈發展便會在莫桑比克及其他葡屬非洲殖民地圍地上發生。

二二. 我要代表奈及利亞政府警告葡萄牙政府, 奈及利亞決不能也不會對安哥拉的非洲同胞的命運長此不加聞問。奈及利亞政府促請葡萄牙承認安哥拉人民的天賦基本自決獨立權利。如果葡萄牙承認這權利, 奈及利亞政府便願欣然向葡萄牙政府提供合作以便迅速和平實施大會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 其中有一點要所有仍在外國統治下的領土一概獨立。但是, 如果葡萄牙堅持其目前的愚行, 繼續拒不以自決獨立權利給予安哥拉人民, 奈及利亞政府便須為其本身保留權利——和其他自由獨立非洲國家一致——採取它認為為造成改變所必要的任何措施。

二三. 葡萄牙政府對安哥拉問題的態度首先顯然是要侮辱堅決為自由奮鬥的安哥拉英勇同胞作後盾的所有亞非國家, 並向它們尋釁; 其次也是在侮辱所有各地愛好自由的人, 並向他們挑戰; 最後, 便是在侮辱聯合國並向它挑釁, 聯合國的權力與決議案已受到葡萄牙的徹底極端蔑視。

二四. 末了, 奈及利亞代表團保留於認為有必要時再參加此次辯論的權利。

副主席 *Mr. Padilla Nervo* (墨西哥) 代行主席職務。

二五. *Mr. KIZYA* (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這並不是第一次由本組織去審議以“安哥拉之情勢”作為標題的項目。去年安全理事會與大會都會為此重要問題花費甚多時間。由於安全理事會不能達成決議, 大會第十五屆會纔應四十會員國之請去討論這個問題。

二六. 第十五屆大會原可以成為聯合國在議程上有安哥拉問題的最末一屆會。實際情形確可以如此, 如果葡萄牙響應大會的呼籲立即考慮在安哥拉採行以實施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為目的的措施與改革, 尤其考慮採取直接步驟“不分種族、信仰或膚色, 按照各民族自由表達之意志與願望, 將一切權力無條件無保留移交”受外國統治的民族“使能享受完全之獨立與自由”。

二七. 不過, 大家都知道對於聯合國的這項呼籲, 沙拉查的葡萄牙故意違抗, 不予理睬, 而寧願靠着武器、恐怖與壓制民衆的力量去反抗自由的潮流。

二八. 安哥拉的悲劇明白顯示非洲的殖民主義雖已受到致命的創傷，卻仍然活着，而且甚至在其死亡的掙扎中仍使安哥拉的人民受到莫大的苦難。今天安哥拉已變成此種可怕的人類禍害——殖民主義——史上新的血腥的一章。

二九. 葡萄牙人的五百年殘暴壓迫已以何種“文明”帶給安哥拉？他們以貧窮帶給這英勇而久受痛苦的國家的人民，並剝奪他們的權利。葡萄牙人強搶安哥拉人民以許多代的汗血灌溉過的土地。安哥拉境內到處都是暴政、飢餓、愚昧和疾病。奴隸和奴工仍未減少。國內沒有一所大學，連中學都說不上。

三〇. 因此，這便是經葡萄牙殖民者五百年統治之後的今日安哥拉的情勢。到今天葡萄牙還在安哥拉維持法定的奴隸制度。每年有二十五萬人被判為奴工。其中三分之一以上被售給南非洲的鑛業公司。

三一. 由公司募來的所謂“自由”工人的情形也是一樣。他們所領到的不是工資而是可在屬於公司的伙食鋪內用膳的餐券。到最後結算時，從每一工人的工資內扣除一筆充膳費用的不加說明的數目。此外他也須納很高的稅。

三二. 例如這裏就是著名的 Captain Galvão 在他給沙拉查的信中關於這些被僱的安哥拉工人的生活所寫的話：

“從某幾方面來說，這種情形簡直比奴隸的情形還要惡劣。在奴隸的時代土著人民固然是像牲畜一樣被買去，但是他們的主人究竟還得要像照應牛馬那樣去照應奴隸。可是，現在雖然土著人民是被稱為自由的，不被人買去，他卻從政府僱來的。而那些僱用他的人對於他的可能患病或死亡並不加以聞問，因為如果他患病或死亡，找人替他是並不困難的。”

三三. 正如小組委員會報告書所說（而且，我可以附帶說明，是說得非常謹慎的）：

“安哥拉人心不滿的主要原因是‘土著’與‘非土著’——也就是從前大家所知道的‘不文明人’與‘文明人’——之間地位上的差別與連帶發生的行政慣例。歐洲人與非歐洲人生活方式的根本差別竟在生活的所有各方面到處出現，而成為各種歧視慣例的張本。”〔A/4978, 第二〇三段。〕

三四. 這些話是極謹慎而和緩的，但是即使連這樣的話都明白證實了小組委員會的信念，認為葡萄牙

殖民主義認為非洲種族係屬低劣而“缺乏歷史性”，因此將歐洲人當作是非洲人的保護人與教師。如果正式的法律將“土著人民的同化”當作是葡萄牙殖民主義的目的，那麼“受指揮”的工人——也就是奴工——便應當被稱為是達到此目的的手段，葡萄牙的前殖民地部長 Mr. Machado 曾作下面的著述：

“如果我們要完成我們的殖民使命，我們便須對黑人灌輸務必要工作方可使他本人從腐敗與失望之中得到解放的信念。”

三五. 不必說，葡萄牙殖民者是在以無情的暴行去完成他們的使命。官方的資料十足表明了這一點，其中證實在過去的兩百年之中安哥拉的人口已從六百萬減到四百八十萬。這種“人口的貧血症”便是葡萄牙壓迫者殖民主義強盜行為的直接後果。

三六. 全世界都知道安哥拉的工人無權組織工會。他們不知道工作保障、社會保險、失業補助金或老年與殘廢退職金的意義。

三七. 目前人民的情況殊為悲慘。葡萄牙統治的最惡毒的後果之一便是用武力去攫奪土著人民的祖先土地。

三八. 安哥拉境內每二十萬人纔有醫院一所，每二萬人纔有醫生一人，這個事實便是該國受葡萄牙殖民主義的有害影響的進一步證據。幾乎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民都是文盲。

三九. 正如小組委員會報告書所說：

“安哥拉教育制度及與該制度有關的行政慣例的缺陷似乎已造成種種無可奈何與失望的心情，使非洲人懷疑葡萄牙政策的最後目的。”〔同上，第三〇一段。〕

四〇. 一九五九年整個安哥拉的公立小學校總數祇有二一一個，而安哥拉的百分之九十五的學齡兒童甚至連小學的學程未完成，這豈不是一樁可怕的事實？

四一. 我們完全同意報告書著者所說的話，認為這些事實“似乎就是該領土境內急須加以補救的經濟社會情況的反映，殊為嚴重。”〔同上，第三〇二段。〕

四二. 當地絕大多數非洲人民的最起碼政權都被剝奪，即連國家的政治都沒有自己的份，的確確沒有份。

## 四三. 報告書還說：

“依照最近的統計，在安哥拉的全部四,八五五,二一九人口之中，約有七萬名祖先混合或祖先土著的人已變成‘同化’，而和歐裔葡萄牙公民享有同等的地位。”〔同上，第二〇七段。〕

四四. 這在全部四百八十萬數目之中祇有七萬人的數目簡直成了一項可怕的罪狀。但是，這並不是反映安哥拉——非洲最黑暗的殖民保留地之一——可怕悲劇的唯一數字。

*Mr. Slim* (突尼西亞)回任主席。

四五. 經對安哥拉的情勢作此項絕非完全的分析之後，我們對於該國人民不能忍受此種霸道的統治，絲毫不感驚奇。他們不顧血腥的鎮壓與法西斯的恐怖而以有增無減的力量去和葡萄牙的殖民者搏鬥。

四六. 除了喪心病狂的十足偽善人士之外，沒有人能相信“從外面來的煽動者的滲透”、“國際恐怖主義與顛覆活動”“間接侵略”等謊言。

四七. 小組委員會已在其報告書中直接而毫不含糊地駁斥葡萄牙殖民者一無價值的捏造。我們不妨一讀下文：

“...小組委員會所有的情報使它確信安哥拉的紛擾與衝突主要是土著人民真正怨恨領土政府——包括對經濟情形所表示的不滿意在內——的後果，也是謀消弭怨憤尋求自決權的政治團體崛起的後果，更是此等團體受到兇狠鎮壓的後果。”〔同上，第四三六段。〕

四八. 由於葡萄牙當局的此種行動，成千成萬的人已被殺害，並已有近十五萬的難民離開本國。全球的報章、安全理事會與大會的文件以及，末了，小組委員會的上述報告書無不充滿描述逮捕羣衆施以拷刑、暗殺政治犯及葡萄牙軍隊無辜捕人與大量消滅人口等可怕情形的事實、證據與聲明。數十萬的男女與兒童受到私刑。

四九. 照去年夏季一個基督教協會向國際紅十字會提出的報告書所說，事實證明有許多人民被捕，被送入監獄或被殺害。報告書還說到對村長及受過任何一種教育的人——我再說一遍，村長及受教育的人——特別虐待的事情。報告書還說這便證實葡萄牙政府一味在求毀滅，並想將所有可能擔任任何一種領導工作的非洲人全部殺滅。

五〇. 關於這一方面，我要請大會注意今天是拍屈斯·魯孟巴——剛果人民的民族英雄及殖民主義的激烈反對者——慘遭暗殺的第一週年紀念日。他的被暗殺便是殖民主義者以使非洲民族國家解放運動失去領袖為目的的預謀行爲。暗殺村長與暗殺受過教育的安哥拉人和結果使拍屈斯·魯孟巴喪生的政策是同樣的殖民主義者政策。

五一. 事實證明非洲人未經調查或審判便被處死，而且安哥拉政治犯的屍體被人從飛機上投入大西洋中，以便掩飾罪行的痕跡，並毀滅所有對自由鬪士所施野蠻報復行動的證據。這些便是葡萄牙人企圖反抗歷史不可抗拒的演進的野蠻手法。

五二. 我們可以有理由問問何以像葡萄牙那麼小的落後國家竟能蔑視世界各國與民族的要求與聯合國不容含糊的決議？

五三. 答案就在葡萄牙殖民主義與法西斯主義和強有力的外國專利企業具有密切的關係。此等專利企業纔是葡萄牙殖民地——包括安哥拉在內——的真正主人。安哥拉境內葡萄牙奴隸主人無非因為他們有北大西洋條約組織的前輩夥伴——特別是美國——的支持，纔能這樣的野蠻專橫。

五四. 安哥拉境內的美國專利企業建立得很穩固。美國資本是安哥拉 Dayton 公司的一個大股，該公司從事開發鑽石礦。該公司的租借權幾乎遍及安哥拉百分之九十的領土。

五五. 鑽石工業大部分係受南非洲英美公司附設機構的控制。

五六. 安哥拉的勘探石油和開採石油的租借權是在美國商行 Standard Oil of New Jersey 及 Gulf Oil 的附屬機構的手中。安哥拉的石油公司 Combustiveis de Lobito 及 Petroleum de Angola——都和 Chase National Bank 及 National City Bank of New York 具有密切的關係。

五七. 惟其因為有殖民國家的支持與北約組織前輩夥伴的各種幫助，葡萄牙纔能對安哥拉的人民作殖民地毀滅戰爭。

五八. 即使說得和緩一點，所造成的情形也至少很離奇。在聯合國通過任何譴責葡萄牙殖民主義的決議案的時候，若干西方國家都似乎表示贊成。但是到了北約組織理事會召開會議時，態度便大不相同，因

爲葡萄牙的殖民主義政策不但不在那裏受到檢舉，反而甚至還受到鼓勵。關於這一點是有確鑿的證據的。

五九．以美國爲例。美國代表團在聯合國內贊成要求葡萄牙終止對安哥拉人民的集體壓迫，但是同時美國卻以幾值三億美元的武器與軍事配備供給葡萄牙。

六〇．讓我們記住這些美元帶來了血和淚並經由汽油彈的燃燒而毀了安哥拉的村落和廣大的地區，連同居民在內。

六一．我們大家都明白加強葡萄牙侵略殖民主義的軍事力量便有助於它在安哥拉境內擴大及加緊殘暴屠殺。

六二．當然，這就是小組委員會報告書中所說以往幾個月內安哥拉的情勢何以不但並未改善反而更加惡化的理由之一。

六三．現在安哥拉已經流血好幾個月，好幾千人已爲獨立奮鬥而喪生。可是，任何犧牲或鎮壓辦法都不能抑制五百年的積憤。安哥拉民族正團結一致決心要達成國家的解放。前進的世界輿論認爲安哥拉的悲劇是對葡萄牙殖民主義及其西方支持者的一張嚴重罪狀。

六四．目前發生於安哥拉境內的事情對於仍在殖民主義桎梏之下的民族具有直接的影響，因爲摧殘國家自由獨立運動的最殘忍的辦法便是用在安哥拉的境內。幫助安哥拉人民的正義英勇奮鬥乃是本組織與本屆大會的責任。

六五．在這個講壇上已經聽到了若干膽怯然而所幸尚屬極少數的暗示，主張對葡萄牙的殖民主義者表示“寬大”與“緩和”，甚至企圖向這些殖民主義者的良心呼籲。然而，既然人人知道維持安哥拉的殖民地制度就是要使非洲被奴役人民去挨受新的暴行、新的虐待和新的野蠻行動、增加無辜犧牲者的人數並造成新的血淚之渠，然則如何還能討論到“寬大”和“緩和”，殊難了解。葡萄牙代表在這個講壇上說話所暗示的便是葡萄牙政府的這種意向。

六六．聯合國務必要在它的行動上始終如一，並須有決心去實施准許殖民地國家及民族獨立的歷史宣言。

六七．祇要葡萄牙政府不顧大會及安全理事會的所有決議案，維持安哥拉境內的恐怖統治，烏克蘭代表團便覺得本屆大會應當要求對葡萄牙實施聯合國憲章第四十一條與第四十二條所規定的一切制裁辦法，責無旁貸。

六八．烏克蘭政府完全支持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七日蘇聯政府所發表的宣言，特別支持其中所說現在葡萄牙的統治者必須受全球的譴責與輕視這一點；威脅數十萬生命的劊子手的手必須加以制止；大家必須將安哥拉的人民從集體滅絕之下拯救出來。

六九．烏克蘭代表團根據這些人道的理由，宣布完全支持保加利亞代表團和波蘭代表團所提的決議草案[A/L.383]。

七〇．這件決議草案不但譴責葡萄牙對安哥拉人民掀起的殖民地戰爭，並確認安哥拉人民自決與獨立的權利，而且也規定了非常重要的有效措施。這些措施如果獲准，當有助於安哥拉人民崇高的正義目的。

七一．這些措施之中的有一項請求便是要依決議案一六五四(十六)所設的特設委員會優先處理安哥拉問題。這是完全合理的，因爲目前在所有屬於這決議案範圍內的殖民地問題之中，沒有一個問題比安哥拉問題更重要更急切了。

七二．決議草案也建議要所有各國都拒以一切支持與協助——包括軍事協助在內——給予葡萄牙，並要安全理事會急切注意對葡萄牙適用聯合國憲章所規定的制裁辦法的問題。

七三．烏克蘭代表團深信採行保加利亞與波蘭兩國代表團決議草案所載的措施便可迫使葡萄牙終止其對安哥拉的殖民式強盜行爲，並遵行安全理事會與大會的以往各決議案。

七四．安哥拉的前途也就是整個人類的前途，因爲對這個非洲國家的人民的恣意殘殺非任何人所能容忍。烏克蘭人民竭誠希望爲擺脫殖民地桎梏而英勇奮鬥的久經苦難的英勇安哥拉人民早獲勝利，並祝他們復國成功。

午後四時四十分散會